

本书系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扶持作品

雪落高原

傅泽刚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014034668

本书系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扶持作品

I247.5

3702

雪落高原



傅泽刚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
3702



北航

C171483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落高原 / 傅泽刚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2
ISBN 978-7-5063-7251-0

I. ①雪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0264号

雪落高原

作 者: 傅泽刚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17千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4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251-0

定 价: 2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那天，我翻开日历簿，渴望从琐碎细密的数字中，捞起一个天空一样空旷的假日，然后云游四方，潇洒地走进风景，再潇洒地画风景，说不清什么原因，一个擅长人物画的油画家，开始青睐风景。

没想到，当“1990”这串数字跳进眼帘时，像一条蛇影经过，让我看到一串时间的尾巴，稍纵即逝。我心里一怔，一个世纪即将结束，我不由得感叹起来，也突然意识到，我情绪和心境的变化，一定和“1990”这串数字有关，大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世纪末情绪吧。

就像世纪末到来一样，有些事别无选择。那一年，我像逃亡者一样，逃离了婚姻的巢穴。那天，走出街道办事处，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，这是我平生专门为两件事来过的地方，一件是结婚，一件是离婚，在这里打上的结应该在这里解开。

我收回目光，心里已经湿了，就像那天的天气。外面已经下了雨，淅淅沥沥的雨，好像是前来祝贺，一种气氛弥漫开来，就像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赶来一样，噼噼啪啪的雨点声，是不是有点像鞭炮声呢。

她看我的目光，像研究一幅看不懂的当代绘画。她准备了两把

伞，一把给了自己，一把借给了别人，这个时候我自然成了她的别人，她给我的伞，准确地说是借的，因为我们不再是一家人。我们站在不相关的两把雨伞下，说了最后一次相关的话。

她问，下一步你准备干什么？

她这一问，我不自觉地看了一下远方，并且目光就再也没有收回来，好像是漫不经心，又像是语重心长地说：继续寻找我的家。

她说，你的家到底在哪里？

我说，不知道，也许在看不见的地方，也许在我心里。

她自然没有听懂我的话，她说过她从来没有听懂过我的话，她很失望，连这最后一句话也没听懂，她摇了摇头，说了声再见。

我钉子一样钉在雨地上。这是广场一角，公交车站牌固执地等待在雨中，雨雾迷漫的空旷中驶来一辆公交车，魔术一般地停下，又魔术一般地消失在雨季尽头。当时车上下来一个女子，一身黑衣，她一下来，一把黑伞就撑开了，就像地上突然长出一朵黑色蘑菇。她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，不仅是她穿得另类，还戴了一顶很潮的饰帽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很性感，并且妩媚，不只我，天下男人啊，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。

她一脚踏进水塘，身子摇晃了一下，不是我主动扶住了她，而是她向我这边倒下来，算不上见义勇为，我扶住了她。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向我袭来，一旦和高档香水遭遇，空气一下子就高贵起来。我被溅了一身泥水，她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，我也就只好说了一句没关系。

她一手拽着我，一手抬起鞋跟看了看，那鞋跟像根锥子，足有三寸高，鞋跟已经掉了。她皱了一下眉头，放下脚，试着走了两步，结果又倒在地上，我免不了再次扶起她。她仰头看了一眼天，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干脆拔了另一只鞋跟，这样，她突然奇迹般地矮了下去。她从包里找出个塑料袋，把两只鞋跟丢了进去，然后向我伸出手来，说了四个字：“后会有期。”握手时，她头偏了一下，并噉了一下嘴，一

副娇昵的表情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。

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像公交车站牌一样固执，一样孤独，一样地失魂落魄。总之，我和那个突然出现、又很快消失的黑衣女子，没有任何关系，但她那双眼睛，在我脑子里井水一样晃着，我预感到我会掉进去，而实际上我掉进去了，自然这是后话。

一个和我擦肩而过的幽灵。

站在雨地上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其实我明晓一个道理，我现在离婚了，没牵挂了，只要迈开步子，就能去世界的每一个地方，但那一刻，我却感到无路可走，最后，只好去了知青茶屋。

茶屋田园一般泊在我家楼下，进门处是用灰瓦搭顶的槽门，室内全用原始松树皮做装饰，墙上挂了些斗笠、簸箕、蓑衣之类的农具做装饰，古朴粗粝，自有一番农家乡土之气，也有一种粗山野水的田园韵味。女服务员的工作服是蓝底白花的扎染布料，白边领口，对襟样式，再加上她们的美丽笑容，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我在靠窗的座位坐下，这是我的老地方。

街上已经冷清下来，窗外的雨点在街上溅起细小的水粒，只有落寞的人，才会注意雨中的细节，并且多愁善感，这是常识。

没想到，那个黑色幽灵再次出现。冥冥之中，我感到了宿命的气息，我甚至认为，她是上帝派来的。她已经换了鞋，却仍然一身黑色着装，脖子上一条红围巾，让她的出场与众不同。在她寻找座位的时候，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，很显然，她认出了我，她向我走来。

就在她向我走来时，一个从门外进来的女子把她叫走，离开之前，她向我点了点头，我也对她笑了笑。她的离去竟然让我怅然若失，以至于让我等到凌晨十二点多。

不知自己在等待，还是在寻找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，本应该安家乐业，而我却丝毫没有家的感觉。其实，我要寻找的家的概念极其模糊，它甚至是抽象的、精神的。

第二天，我仍然来到茶屋。刚进屋，服务员就递给我一本书，并告诉我，是作者本人送的。我翻开封面折页，作者照片和简介映入眼帘，没想到竟然是她，那个黑衣女子。

她叫卡丁，晚报记者，一个美女作家。那晚，我熬了一个通宵，一口气读完了卡丁的小说后，我沉浸在那些温暖的文字里，一种久违的气息弥漫开来，让我仿佛回到往昔的老街老屋，也让我忆起生活中久违的旧人。那一刻，我寻找的家的概念，突然清晰起来，家在何方，家在人的情感深处。

我不得不想到一个问题，难道她的小说，就是为我建造的一座私人家园？我因此有了一种和她交流的强烈愿望，而接下来的几次，我带着她的小说来到茶屋，却始终没有见到她的踪影。

或许她的出现，仅仅是给我一条回家的路。

心有灵犀，这条路已经在我眼前出现。那是一幅暖色调的黄昏景象，夕阳映照中，湖光山色，染尽映透，芦苇摇荡中，一群鹤鸟正飞向石屋，石屋门庭依旧，炊烟袅袅。那一刻，我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，最先让我想到的是二十年前的那段知青生活，想起一个姓梅的姑娘，一种叫作情感的东西涌上心头，让我闻到了家的气息。难道我苦苦寻找的家，就在那个鹤鸟鸣唱、夕阳映照、芦苇深处的石堡？

那一刻，我注定被情感所俘，因为石堡是我知青时的家。

这幅黄昏中的景象，触动了我近乎麻木的神经，就像神谕的手指在久久没有弹奏的心弦上拨动，封存了二十年的知青岁月，抖掉累累灰尘，又新鲜生动地浮现出来，让我又一次走进那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。二十年前，我们这些所谓的知青，实际上只是十几岁的孩子，我们还来不及也不懂得怨声载道，就响应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“红太阳”的号召，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，去的时候一腔热血、满怀豪情，决心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。几年下来，不知心炼红没有，似乎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红的，而泥巴的

确滚了一身，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。在知青茶屋的晚上，我问过几个年轻人，他们根本不知道知青是怎么回事，对他们说什么呢，说这是一段说不完道不尽的又苦又涩的历史？说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轰轰烈烈的壮举？他们无法理解，也并不想搞个明白弄个清楚，这离他们太遥远了，连我想起来，都有恍若隔世之感。

当年下乡，我没随大流去西双版纳，而是去了落雁山。落雁山地处滇东北高原腹地，海拔三千五百多米，西边是四川大凉山屏障，东边是毛泽东感叹过的磅礴乌蒙，南边是滇东北最高峰药山，北边是大凉山和乌蒙山一路北去的连绵群山。群峰之上的落雁山，阳光朗照，空气澄明，湖光流彩，晶莹剔透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朵巨大的向日葵在城市和平原的上空，高傲地绽放。

那里远离城市，远离人群和喧嚣，要到那里，先要坐两天汽车，再坐半天马车，最后步行两小时才到达，这种遥远，就连想象都会累死在半路，它似乎就是一个想象之外的地方。想象它必须抬起头颅，抵达它必须从岩鹰的翅膀上寻找勇气，上落雁山的路从鹤城出去就倔犟地一直往上，没有人能阻拦，犹如滇东北人的性格。到了落雁山山脚，路就在悬崖上盘延，当地人称九十九道拐。那是上天的路啊，云雾缭绕，云蒸霞蔚，老百姓说只要你上了九十九道拐就等于上了天堂，命不好的人是上不去的，所以就有一些人从崖上跌入万丈深渊。历史上曾有多少马帮望而生畏，曾有多少人的欲望被悬崖绝壁碰得粉碎，那是连岩鹰都会心惊胆战的绝壁，那样的路，望一下心就虚了，如果你要真能上去，那就是你的造化了。落雁山的老百姓一般不随便出入这道生死关，少年郎要出了这道山门，又平安地回去，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男人。如今我想起那条路，也会不寒而栗。

落雁山上有个月亮湖，远在青海，甚至西伯利亚的黑颈鹤也千里迢迢，飞越中国西部的千山万水，来到这里靠水而居，把一座落雁山、一个月亮湖舞得流光溢彩、仙境神韵。我一直想重回落雁山，不

仅画那里的湖光山色，画黑颈鹤，更重要的是寻找精神归宿；而一直没有成行的原因，也许是琐事缠身，或者是凡心未尽，总是身不由己。现在好了，婚离了，无牵无挂了，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。所以，那晚的梦里，我回了几次落雁山。

因为卡丁小说的牵引，我跌入落雁山情结中，没有再去想卡丁本人。我向画院报告了到落雁山体验生活的事，其实也无所谓报告，画院是个有组织无管理的单位，画家画画就行，就是一年半载不在单位露面也没人知道，最多开会时打个电话就行，个个像神出鬼没的地下工作者，如果你天天在单位上晃眼，别人还会说你没画画，不务正业呢。

2

我准备了足够的用品，几乎把一个家全装进了箱子，也特意带上了卡丁的小说。我拉断电源，关上房门，一副一去不归的样子。

上落雁山，有一条乡村公路，鸡扒狗啃一样，疙疙瘩瘩，从鹤城延伸到落雁镇。但冬天冰雪封山，公路打滑，车辆上不去也出不来，所以那天，我坐车到山脚，改用步行上了落雁山。你难以想象，我那几大箱子是怎样搬上落雁山的，帮我的两个山民说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不就是几大箱子水货吗，我们背水泥上山那才叫实在呢。

那个时候，悬崖上的我们，一定像几只飞不动的山鹰。

落雁山锁在云雾之中，上了落雁山就等于到了云雾之上，所有的城市和凡俗的日子都沉入了下界。云海之上的落雁山，像大海上漂浮的岛屿，是最接近太阳的地方，深沉而明亮。当我们进入月亮湖区的时候，很难置信自己还在凡界，黑颈鹤就选了这块梵天净土靠水而居。

已至深秋，天空开始有了黑颈鹤的身影，也许是见到鹤影，几个山民望着天空，不停地唱着山歌，歌声九曲十八弯，情韵依依，在山谷间袅荡。山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快要消失时，山对面就飘起一缕歌声，那歌声游丝一般，我突然停住脚步，叫几个山民停下歌声，这样，山对面的歌声清晰地飘了过来：

雁鹅飞过落雁山，

飞了一山又一山；

雁鹅飞起脚杆长，

不歇高山歇平阳。

我被那清脆高亢，并略带一点童声的女声迷住了，开始只闻其声不见其人，恰好我们所走的路是向着歌声去的，所以我见到了唱歌的姑娘。说看见，也只是相对而言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沟壑，无法靠近。她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，手里提了个竹篮，穿了件青底白花的扎染衣服，两条辫子挂在胸前，头上包着的红围巾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剩下一双大眼睛露在外面。

她停下歌声，那双大眼睛直视着我，这是试探的目光，似乎想弄清我的身份，但很快她又继续唱起了她的山歌。

我被她的歌声打动，所以想接近她，就主动和她说了话。我告诉她，我是画画的，本想以画家的身份得到她的认同，却没想到她停下歌声，撇了一下嘴，偏了一下头，还是没话。我说我可以给你画张像送你。她笑了笑，好奇地看着我；我也对她笑了笑，以笑还笑，可能是我的笑容并没达到沟通的目的，而是起了反作用，因为她脸上掠过一丝惶意，始终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，并转过身去再没看我一眼，继续唱起了山歌。

那天的山野，像是她的歌声唱出来的，静静地铺展着，突然一声

枪响，天空像冰块一样碎裂，刚才还优雅的黑颈鹤，成了画家笔下最潦草最零乱的写意，其中一只扑腾而下。山歌姑娘的歌声被迫悬置在空中，她向鹤鸟落下的方向奔去，很快消失在山色中。

一个山民告诉我，没事的，有人打下了雁鹅，这样的事就像城里发生车祸一样正常。我知道，当地人都管黑颈鹤叫雁鹅。

姑娘风一样跑了，以至于竹篮掉在地上也没管，那只竹篮很精美，我捡了起来。我问山民，她怎么突然跑了？山民说，还用说吗，她是想赶在猎人之前找到被击落的雁鹅，然后抱到街上去卖。另一个山民说，别看姑娘岁数不大，心机却不小。

一个把山歌唱得如此美丽的女孩子，怎么会这样见财起意呢？我心里嘀咕道。

当两个山民放下行头收了钱，打道回府时，天就像一口大黑锅，盖了下来。

石堡是英国传教士留下的，静泊在湖岸，成为月亮湖的标志，不远处就是森林，距落雁镇有五六公里的样子。我当知青时，落雁山一带是木头财政，木材能卖钱，自然就有人偷砍树木，即使有人看林护林，也照样有人顶风作案，并且多数时候在深更半夜。为了看护林子，生产队长说我们是外地人，可以拉下脸对待那些偷砍者，就派我们几个知青驻扎石堡，守林护林。

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又住到这里。夜晚的石堡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摸索着墙壁，试探性地往前挪动脚步。上了二楼，我用电筒照看四壁，先找到了壁炉，顺着过去就是铺床用的木台，实际上是一张拉不动的床铺，叫通铺。

来不及细理行李，我把床随便铺了一下，刚躺到床上，知青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人还是那些人，事也还是那些事，眼前的一切，一下子就与二十年前的知青生活接通了，二十年后的第一夜和二十年前的最后一夜，连在了一起。

那晚睡得很深，睡到了夜的最深处，也睡到了往事里，梅姑娘一会儿笑一会儿哭，一会儿唱歌，总是在我身边，不让我离开半步；我回城，她拉着我的手不让走，后来是一阵风把我吹走了，她绝望地跳进了月亮湖；我急得大声喊叫，我是叫着她的名字醒来的。醒来后，天已经亮了。意识清醒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月亮湖畔，这里说来到似乎不准确，我应该是回到了月亮湖畔。是呀，我是回到了月亮湖畔，回到了石堡。

那窗口十分耀眼，因为外面阳光灿烂，所以，在厚重的墙衬托下，窗口像一块黄灿灿的蛋糕，晨光从那里射进来，带进了鲜嫩的空气。窗口还是那窗口，这是我当年欣赏风景的地方，站在窗口，我见到过月亮湖的春夏秋冬，见到过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；也站在窗前，想念过亲人和城市，还背诵过诗人卞之琳的《断章》：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

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
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
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

这是一个鸡蛋清一样鲜嫩的早晨，太阳蛋黄一样，挂在东岭的树枝上。我迫不及待地冲出石堡，看着美丽的景色，我贪婪地做了个深呼吸，这一呼一吸好像把十多年来的二氧化碳全部呼出，又将整个月亮湖的新鲜空气全部吸入，心脾肺腑浸润了个透，清爽而舒畅。

我打来湖水把石堡冲刷了一遍，清洗过后，石堡的点点细节就显露出来了。在壁炉上方，用英文刻着一行字，当时我们知青户没人能看懂，后来是一个串门儿的知青，人称小翻译，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翻译出来，大意是：

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；
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，所以你要进窄门。
——《圣经·新约马太福音》

如今的这段英文，虽然有岁月和烟火燎过的痕迹，但还依稀可辨，弯弯曲曲，就像爬了一墙的蚯蚓，让人看不懂，却让人闻到了宗教的气息。据说破四旧时，当地农民说那些洋文不吉利，曾用镢子敲打过，幸好没有完全破坏。

洗净石堡，就像洗出了一段旧日时光，又像擦亮了即将开始的新生活，我站在屋子中间，举目四望，像一个宫殿里的君王。

消停下来后，我又想起了梅姑娘，很想知道她的情况，但又不便直接上门，这让我想到了雁鹅爷爷，我准备去落雁镇看望雁鹅爷爷，如果雁鹅爷爷还健在，他就一定知道梅姑娘的情况。

落雁镇在月亮湖西南六公里处，掩映在一片梨树林里，远处看只是一片树林，只有走进林中，你才会发现这个有几百年的历史的老镇。落雁镇原来是上云南下四川的交通要道，一条不宽的石板路穿镇而过，留下许多马帮蹄印，可感受得到昔日的辉煌和繁忙。现在成昆和内昆两条铁路及213公路国道从周边通过，就把它晾在了山林中，成了交通死角，渐渐被外界遗忘。春夏时节，落雁镇大半年时间在遮天蔽日的树的绿色光韵里，没有白色，凡是浅色的物体全被染成了绿色，阳光从树中透进来，所有的景物斑斑点点；人们走在街上，黄绿的脸上晃动着斑驳的光，像长了青苔，很怪的样子，这样的情景如果出现在其他地方，一定会吓着人。而冬天的时候，树叶回家了，剩下的树枝，中国画的线描一样苍劲有力，表达出生命的另一种形态。落雁镇的街道，并不像江南古镇那样充满柔情，街面的石板七翘八拱，街面中间拱起来，两边的房屋就显得更矮小了；房的基本材料是石块和土基，门前放满了犁头之类的农具，透出高原的古拙和粗犷。站在

屋檐下看街对面，屋檐下的人只能看到膝头以上，膝头以下被街心挡住，一般看对面门前的小猫小狗是看不见的。雨季的时候，雨水往街两边淌，不过不要担心雨水会流进家门，门前有道坎叫檐坎，水从坎下的槽里就流走了。

拜见雁鹅爷爷，不能空手去，我买了两瓶二曲酒和两盒绿豆糕。雁鹅爷爷家门敞开，幽暗的门内，一个老人躺在躺椅上，好像是睡着了。我轻声叫了两声，雁鹅爷爷很费力地撑起身子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进里间。看着他摇去晃来的身影，我心里很难受，见他没回应，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，是不是雁鹅爷爷知道是我？

不理我，因为他落下的残腿，和我有关。一种自责的愧疚，让我不敢面对雁鹅爷爷，也不便打扰雁鹅爷爷宁静的生活，十多秒钟后，我把酒和绿豆糕放到桌上就离开了。

刚从雁鹅爷爷家出来，我的裤脚就被扯了一下，一条不出声的狗咬住我的裤脚，我吓了一跳，几个孩子给我解了围，把狗打走了。孩子们都盯着我看，其中一个抹了一把鼻涕，然后问我找谁，我没有说我找雁鹅爷爷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一个妇人在不远处的路口，看到我后转身而去，自然我并未发现这个妇人，即使发现了，也可能陌如路人。但她却是和我有关的人，她的出场，将会带出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昔生活。

从那以后，街子上的人们就知道石堡里住进了一个画家。

我白天画画，晚上在汽灯下读书，过着远离电视的生活。这天晚上，我又一次翻开卡丁的小说，她在后记里写道，她当记者为衣食，写小说为圆梦，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时，她不善于室内写作，她希望自己像前苏联作家普里什文那样，带着猎枪、笔和本子到森林里，坐在树墩上，让大自然来激发自己心中的灵感，唤起奔涌的情思。读到这段文字，让我理解了她的文字为什么有松脂的清香、云彩的流动、山

野的颜色、河流的低语、禽鸟的鸣叫，她认为人和大自然有着血缘关系，人的思想飞得再高，也免不了根系大地。她的小说页面被火光映红，那些文字也因此变得温暖起来。

在那些严冬之夜，石堡像个年迈的老人，孤零零地守候在荒山野岭的月亮湖畔。大概这里南边是云贵高原，北边是四川盆地，地势南高北低的缘故，这里的北风是很有名的，它会在山地上狂响，甚至怒吼，像一群疯狂的饿狼。这天晚上也不例外，好像整个落雁山都在晃动。但是从室外看，石堡应该是宁静的，我的窗口也应该是宁静的，那里透出的松木烧出的温暖的火光，会叫一个在荒山野岭、狂风呼啸的夜路人感到温馨和宁静。

我从壁炉里扒出个土豆，剥开后，一股香味香透了室内。我没有忙着塞进嘴里，而是掰了一半，往自己开裂了的脚后跟敷去。烧透的土豆可做药，这是当知青时一个老人告诉我的。

我正敷着脚后跟，就感觉到有敲门声，开始我以为听错了，后来又是两声，这是非常小心的敲门声，就像一个迟到的小学生的敲门声，想进教室又不敢面对正在讲课的老师。冬天的寒冷山野，白天都不会有人来，何况晚上，会是什么人呢？我走到门后没有忙着开门，猜想着门外的情况，我都敢一个人住在这里，还怕什么，再可怕的事情一旦出现就不可怕了；任何事情，哪怕是不可怕的事，在等待中都会叫人心神不定。当听到第三次敲门时，我开了门。

门外站着一个小女孩，怀里抱着一只黑颈鹤，她头上的红色方巾围住了整个脸，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，身上挂满了雪花，这时我才知道外面下雪了。开始我愣了一下，没有急着叫她进门，她站在风雪中颤抖着，目光迷离，像一只迷路的羔羊。

她央求道：叔叔，救救这只神鸟吧。

我以为她是一个捕猎者，我没有理她，后来想起此事，我很后悔，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怜弱的求助者。

她又说，它快不行了。

她话语里的伤感情调，一下子感染了我，我发现黑颈鹤的大腿处有血迹。

我忙叫她进屋，让她坐到壁炉前取暖。鹤伤得很重，还好，我有包扎伤口的药品，我先为鹤鸟消毒，敷上白药，再缝好伤口。在使用针线时，我的手被针刺了一下，女孩过意不去，要看我的伤势，我摇摇头。她的神情好像是她刺着我一样，深感不安。

她说：真对不起。

我没有反应，脸上似乎没有任何表情，我是一个不说话的奇怪的老头儿，至到把鹤鸟的伤包扎好后，我的脸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笑容，开始生动起来。这是女孩后来告诉我的。

她也笑了，笑得有些矜持，侧着头用脸挨着鹤鸟，用手为它梳理羽毛，眼睛里闪动着泪光。

她说：这下好了，神鸟就有救了。

她的样子，既像个孩子又像个母亲，我被她那自然流露的神情打动。女孩不再紧张，她解开围巾，理了一下耷在眼前的发丝，一个红扑扑的脸蛋才完整地露出来。我惊奇地看着她，才注意到她青底白花的扎染衣服，她竟然是我刚来时，路上遇到的那个唱山歌的女孩。

我说，你是那个山歌女孩。

她点点头。我说，那天你的歌声真美。她说，那天真对不起，我没和你们说话。

我找出那只竹篮，对她说，这是你那天掉下的。她接过竹篮说了声谢谢，她说她父亲是个猎人，那天枪响，她估计是父亲打下了雁鹅，她想在她父亲之前赶到，救出那只雁鹅。

原来是这样，听她这样说，我对她有了好感，我笑了笑。我知道这里的女孩子大多是苹果一样的团脸，俗称苹果脸，高原紫外线强，被晒得黑红；冬天空气干燥，皮肤干裂，有的还会结硬壳。而她皮肤

细腻，白里透红，眼睛幽黑，像两颗野葡萄，嘴唇和鼻头都有点儿翘，不像本地人。

正在这时，外面有激烈的敲门声，并有人吼叫。女孩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她告诉我可能是她父亲，叫我不开门。她真是孩子，如果真是她父亲，我怎么能不开门呢，虽然我弄不清具体情况，但一个女孩子在我这里，不开门就不妥了，我没有听她的阻拦，下到一楼开了门。门好像是一股气浪冲开的，一股酒气扑面而来，一个挎着猎枪的大汉不问缘由就冲进，他的目光像探照灯，四处扫射，看过之后才问我见过一个姑娘没有。本来我想告诉他有话慢慢说，看他这样蛮横，我没搭理他；他说着就冲上楼，要阻拦已经来不及，我为姑娘着急起来。结果，女孩竟然不见了，我估计她藏到了壁炉的夹层里，大汉看了一阵就下了楼。

他对我说：我知道你是个画家，一个人来这里不容易，有啥事招呼一声。

听他这一说，气氛缓和下来。

他出门时还说了句：想吃大鸟，下次我打一只给你。

我没回应，关了门，急于见到女孩。我回到楼上，女孩子已经从隔层出来，她告诉我，来人正是她父亲。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，也不见他？女孩皱起眉头，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。

3

我叫灵子，今年十四岁，在落雁镇小学附属初中读初二，我妈是镇小的教师，我们家就住在镇小。我爸，其实我从没喊过他爸，都以“我爹”称呼他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他，原因有二，一是他经常欺负我妈，二是他打神鸟，还经常喝酒撒酒疯。